

盛典

读《论语》，探儒源

张培水

“儒”字在《论语》中只出现一次，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，这是孔子对学生子夏的告诫和提醒。由此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信息：孔子让学生做“儒”，说明孔子对“儒”的概念是清楚明了的。“儒”不是一个全新的称谓，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。孔子及其弟子的学习和工作，都与“儒”有着密切关联，不然他不会让学生做“儒”。让学生做“儒”首先自己得是“儒”，孔子和弟子们以“儒”自居，也是不必怀疑的。“儒”在孔子时期已经开始分化，即君子儒和小人儒，孔子要学生做的是君子儒。“儒”的前世今生如何，我们结合《论语》，做些探索。

《论语·侍坐》章中，孔子的学生公西华谈到职业理想时，说道：“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”。做一个相礼官，其显著的服饰特征就是“端章甫”。端，是玄端，礼服；章甫，礼帽，皆有黑色丝品制成；尤其“端”，这种制服据说就是一种衣和裳分开的上衣，其长度不及膝盖，穿着它，是为了相礼的方便。只要考察一下相礼者所担负的祭祀和接待工作，就不难理解穿这种制服的必要性。

端，古代襦衣的一种。《说文》上说：“襦，短衣也”。《广雅·释古》上说：“襦与儒同音而假，儒字亦有短义”，故人们把这些为贵族主持仪式、又身穿这种黑色短衣的一类人称为“儒”。自然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主持丧祭活动时，也要穿这种襦衣，因此他们也称为“儒”。

今天看来，从事葬祭活动的主持职业，在当时也稀缺而紧俏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，大抵只有没落贵族适合。因其贵族，学过六艺，通晓这套繁琐复杂的礼仪；因其没落，又不会干别的，似乎成为不二选择。

尤其西周时期，统治者最重视的四件事便是“民、食、丧、祭”。春秋时，已演变成较为完整的丧祭文化和礼仪，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。

曾子对此有精辟见解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。丧祭活动是民风淳厚的一个重要抓手，用以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。冥冥之中，似乎一切都为孔子的相礼出场做好了准备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相礼既是孔子人生的起点，更是事业的突破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孔子是宋国贵族后裔，并且从小对这项工作感兴趣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“孔子为儿嬉戏，常设俎豆，设礼容”。孔子童年就非常喜欢模仿成人祭祀，乐此不疲，这是他学习礼仪的起点。孔子30岁创办私学之前，靠什么谋生？他除了放牧牛羊、做仓库保管之外，还一直从事一项工作——丧祝——相当于现在的丧礼主持人，这项工作到了晚年犹未停止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，孔子六十多岁周游卫国时，还为卫国大夫司徒敬子之丧相礼。丧葬是最能体现礼仪的地方，程序复杂而考究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孔子对丧葬之礼业务相当精通、纯熟，而且名声很大。

《论语·乡党》篇中记载：“斋，必有明衣，布”。孔子在祭祀之前斋戒，沐浴完毕，一定更换明衣，明衣由布做成。古人将祭必斋，沐浴以洁其身，身着明衣，以虔敬之心来祭祀鬼神。这牵出了“儒”字的另一个源头：“儒”是为贵族主持祭祀祭神礼仪的一类人，这类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活动前需要斋戒沐浴。

“儒”字，其初文为“需”，上为雨，下为人形，以水清洗身体的形象。“儒”每次工作前，都要提前斋戒沐浴，以示郑重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曾说：“虽有恶人，斋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”。即便品行不好的人，若能斋戒沐浴，也是可以祭祀鬼神的。《礼记·儒行》中说“儒有澡身而浴德”，澡身就是要洗澡，浴德就是要斋戒，清心寡欲，否则就不能表达自己对所行事情的敬意，甚至被认为失去了祭祀的资格。

总之，在孔子及其以前的时代，“儒”就产生了，不论他们是穿着短衣还是斋戒沐浴，共同指向一个行当——相礼——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活动的主持。因而《说文》上说：“儒，术士也”，钱穆先生说：“儒在孔子时，本属一种行业”，冯友兰先生说：“他们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‘相礼’为生”，这都是普遍认可的说法。

人有品格高下，境界大小之分，因而儒者也有君子、小人之别。荀子曾讥讽子张之儒为贱儒，墨子就非常看不起一些儒者。《墨子·非儒》上说：“富人有丧，乃大说：‘此衣食之端也！’”在墨子眼中，有些儒者是靠相礼混吃混喝的，一旦听说富人家有丧事，就大喜过望，以为好吃好喝的机会来了。这便把小人儒以相



礼为求食之道的无耻嘴脸，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孔子则不然，他作为相礼专家，表现出崇高的职业道德，展示出君子的高大形象。

《论语》中写道：“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”。为什么孔子要到死者亲属身边去吃饭？合理的解释，这是孔子主持完丧礼后出席答谢的宴会。但孔子和平时相比，饭量少许多，他因见到别人失去亲人的悲痛，同情、忧戚、哀伤涌上心头，以致食旨不甘。

孔子平日总是快快乐乐，弦歌不断，但若当日吊丧而哭，沉浸余哀之中，自然不会再歌咏。孔子不是艺术表演家，不会作伪作秀，他以食不甘味，闻乐不乐之心去吊生丧死，表现出高尚的职业操守。孔子晚年回忆自己的生活时说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！”所谓“丧事不敢不勉”，就是勤勉尽力、不敢有丝毫怠慢，显示出一个职业相礼家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。

尤其可贵的是，孔子作为“儒”，能“温故而知新”。他探讨和发掘出“相礼”这方面的德性，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，把礼和人情道德密切关联，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儒，成为儒家文化创始人。

孔子为了成为相礼专家，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。鲁国太庙，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孔子很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，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。他为了考察夏礼亲自到杞国去，为了考察殷礼亲自到宋国去，他为了质疑解惑亲自到洛邑去请教老聃。最后得出结论：“郁郁乎文哉，我从事周”，孔子最喜欢的还是周礼。同时，孔子对丧祭之礼的理论探索，用功甚殷，

像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“三年之丧为通丧”“礼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与其易也，宁戚”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等，从源头上解决了丧祭理论的问题，对丧祭文化的继承和发展，功不可没，成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，儒家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君子。儒者可以相礼，可以为学，可以做官，但一定要是君子。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式的儒者，或者做儒一定要先做君子，他培养学生的一个方向就是做君子儒，这样，孔子就把“君子”和“儒”融合在一起。孔子曾说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而小人儒仅停留在“游于艺”的阶段，他通晓礼法、技能，但仅为谋生而已，却没有仁德和道的贯通，只会是小人。朱熹曾说：“君子，成德之名”。君子的内涵就是道德。因而，“儒”到孔子那里发生了质的变化，首先摒弃了小人儒的种种不屑，创造性的完成了从谋生到成德的转换，从而提升了儒者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内涵，完成了从行业到学术流派的嬗变。

儒家文化里，什么都可以舍弃，唯有君子人格不可以，这是珍宝中的珍宝，原则中的原则，失去它就失去全部，一切无从谈起。君子人格是儒家自强不息的内核，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动力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感受到这种薪火相传的魅力与永恒。

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，似乎，孔子这位慈祥的老人，跨越千年，还在我们耳畔，给我们这些有知识和技能的善意提醒：要补上短板！真好！

■赵星灿 摄影

新格言

故事不能先看结局

黄洪书

天气炎热，每天关在家里不想出门，实在觉得无聊，侄女推荐我看一部热播的电视剧，我在电脑上点开，看了看，没有感觉很好奇，但在家打发时间还是可以的，所以，两天下来，我就看了一半，本打算要连着看完的，却因为我在吃午饭的时候打开了电视机，电视里正播放最后一集，看到了结局，之后我再也不想看剩下的那一半了。不想看，只因为我已知道了结局，也并不是因为结局好还是不好，反正就是提不起兴趣来了。

我发现我已多次有过这样的后悔，后悔我不该看到结局，如果不知道结局，我就会不断地猜想，后面会发生些什么呢？我会因为对故事有所期待而把它看完，而每次当我提前看了结局，就没兴趣再看完了，后面的剧情被大打折扣了一样。

试想一下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倘若我们知道最终会和某个人先结婚后再离婚，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宁可单身也不愿意和那个人谈恋爱了？即便是我们知道要和这个恋爱对象过一辈子，那也会想，他这辈子反正是我的人，又不会跑掉，还用得着那么担心，那么在意，那么努力地去珍惜、去追求、去维护和他的关系吗？可事实上，即便那个人和我们离了婚，也必然有过一场恋爱，即便他带给我们是痛苦，也必然也带给了我们成长，那个过程是远比结局重要。同样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将要死去，那么，我们是否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努力工作？还在大声欢笑？还在展望未来规划未来呢？

如果人生如同在爬一座山，那么，多关注脚下的路怎么走，多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多享受爬山的这个过程，爬山就不会感觉那么累。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到达了顶峰，而且会明白，山顶的风景固然是最美的，可它是一个终点，一切都结束了，高处不胜寒。值得回味的，依然是在上山的路，顶峰只是锦上添花罢了。高考过的人也知道，太在意考不考得上了，过于紧张，过多的压力往往导致结局不太好。

其实，人生中做每一件事都如同一次爬山，如同一次高考，也如同一次恋爱，一次旅行……是否到达山顶？考得好不好？爱情是否结果开花？我们走了多远？去了哪里？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来过，我们走过，我们努力过，我们爱过，我们享受过，所以我们才无怨无悔，经历远比结果更有意义，不知道的时候也是远比知道了要美好得多。因为不知道，生命以及一切事物都会变得神秘，有了探索的意义，人生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与多姿多彩。

■粤梅 摄影



古今笔谈

清代科举南京考场：上江下江考棚

宋廷军

清代科举考试，一般分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在乡试之前还有科考、录科、录选等诸多考试。科考中第一、二等和第三等中的前十名准许乡试，而其余考生和其他因故不能参加科考者，再进行一次考试，名为录科。录科未取的考生，在乡试前再进行一次补考，称为录选。录选录取者可参加乡试。

清代初期，南京为江南省首府，因此，江苏、安徽两地录科、录选就在南京举行，参加科举考试的考场和考生居住的房舍群叫考棚。南京设有上江考棚和下江考棚。由于安徽在长江的 upstream，便把安徽考生预试处叫做上江考棚，它可容纳近五千名考生；把江苏考生预试处叫做下江考棚，它可容纳两万名左右。

上江考棚的原址在城西朝天宫附近的皇甫巷，太平天国时期被毁。据陈作霖《浚谈桥道小志》记述：“皇甫巷，以南唐皇甫暉所居得名，后人元文宗潜邸，故又名王府巷。巷中旧有上江考棚，为安徽诸生录科之所”。

清代同治年间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卷十一《建置》载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十月，上江考棚迁往城南三条营附近方家巷。《南京市地名录》注：“南起新民坊，北至剪刀巷。清朝科举时，

上江考生宿舍设此，故名”。至今，巷中尚有一方界石，上刻“上江考棚界”。时湘军统帅曾国藩买“梁姓屋修造，为屋七十七间，厢二十七厦，计文场七十九号九百零四座。并买黄、姚二姓屋，建提调（考场负责人）公馆”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上江考棚迁往中正街（今白下路），由安徽士绅集资修建，新修建的考棚原有房屋近百间，百年来屡次改建，现仅存当年考棚的正堂明伦堂。明伦堂坐北朝南，五开间，前后五排屋柱均有保存完好的石柱础，共有三十四只，八角形，八面均有精细浮雕、鸟兽、花木、亭桥、山石等多种内容，就是没有人物，共计二百四十余幅团，无一雷同，浮雕图案大部分保存完好，均采用小品模式，魔方便文人画首发，雕工精致。其大门前为广场，两旁有雕刻精细的石狮子一对，毁于文革；门前对面有照壁，毁于抗日战争。

明伦堂的门前有座砖砌平台，周围是花圃，有紫藤缠绕的走廊。清末废除科举后一度闲置，后由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在此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，即河海大学的前身，不久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迁址。1923年，安徽旅宁商人苏锡岱又在此成立安徽公学，后称安徽中

诗词歌赋

端午古诗悼屈原

梁文俊

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”。唐代文秀的这首《端午》诗，道出了端午节与屈原的渊源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屈原的深切同情，也表达了作者对昏君奸臣的无比愤恨。前两句是说，端午节节日的名分，是根据什么而来的？千年万代的传闻都说是因纪念屈原而来的。后两句的意思是，可笑楚江空自浩浩荡荡，水势那么盛大，却不能洗掉正直之臣的冤屈。这里表面笑的是“楚江”，实质上嘲笑的是当时的统治者。统治者逼得爱国之士走投无路，只得含冤怀石投江；事后铁的事实已经证明自己错了，却又不能为屈原申冤平反；以致屈原一直蒙受冤屈，要靠广大的百姓自发地纪念他，为他申冤。诗人以通俗的语言，愤慨的语调，以“堪笑”一词，直抒胸臆，表达自己的感情，是一首端午悼屈原的好诗。

唐代刘禹锡有首《竞渡曲》诗，写湖南沅江一带端午节民间举行盛大的龙舟竞渡，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盛况。诗前的小序云：“竞渡始武陵，至今举楫相和之，其音咸呼云何在，斯招屈之意”。意思是说，竞渡开始于武陵郡，到了端午这一天，举着船桨互相跟着唱，相和者的声音都呼唤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这是招呼屈原的意思。

“竞渡深悲千载冤，忠魂一去詎能还。国亡身殒今何有，只留离骚在世间”。宋代张耒的这首端午吊屈原的诗，开头两句写人们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，是为了深切地哀悼含冤千载的屈原，尽管他早已离开人世，但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。后两句写只有《离骚》还留在人间，这意味着屈原的精神长留人间，永垂不朽。

宋代梅尧臣有首《五月五日》：“屈氏已沉死，楚人哀不容。何尝奈谗谤，徒欲却蛟龙。未泯生前恨，而追没后踪。沅湘碧潭水，应自照干峰”。这首五言律诗借楚人对屈原沉死而“哀不容”的态度，写出了楚人对屈原的崇敬与爱戴，也抒发了诗人的愤慨和不平的心情。特别是首句，说正直爱国的屈原已经沉冤而死，楚国的广大老百姓非常悲哀，不能宽容腐朽的统治者。“沉死”是双关语，既指屈原沉冤而死，也指屈原怀石自沉于江而死。“沉死”是这首诗的诗眼。

明代高启《端午十咏》：“香菱裹秋秋，投祭楚江湄。颇恨馋蛟横，君志竟不知！”诗人由端午节祭屈原的传统习俗，联想到屈原的忠贞和冤屈，流露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无限情思。



冷眼

蛟龙常被蛆蝇缠

张渤宁

“北直界有堕龙入村。其行重拙，入某绅家。其户仅可容驱，塞而入。家人尽奔。登楼噪噪，铙炮轰然。龙乃出。门外停贮潦水，浅不盈尺。龙人，转侧其中，身尽泥涂；极力腾跃，只余辄望。泥蟠三日，蜨集鳞甲”。忽大雨，乃露雳空而去”。

龙，作为一种图腾和信仰，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地位尊贵、不同凡俗、具有超能力的上上仙物。《聊斋志异》却这样记载龙陷浅水的困窘，“泥蟠三日，蜨集鳞甲”！污泥与蛆蝇，何其卑下肮脏，上上仙物，却不得不与之苟且三日，实在是无可奈何、狼狈尴尬之至。

蛟龙，蛆蝇，一个高洁，一个污浊，一个清明高尚，一个庸俗市俗，看似冰火两重、格格不入，似有天渊之别，似乎绝不可能发生交集。然而，世间的事，偏是蛟龙常被蛆蝇缠，缠得那样巧，缠得那样“宿命”，好像是上天对高洁者清白高洁的质疑、嫉妒，乃至专门考验、戳破的调侃与作弄！

才子佳人原本何其圆满，婉约词再无出其右，“生当为人杰”的豪迈志向言犹犹在耳，和赵明诚“赌书泼茶”，如同天造地设一对的李清照，却偏偏“误嫁”了奸商还龌龊猥琐的张汝舟。

人中翘楚、艺林奇葩，因“人言可畏”而香消玉殒的阮玲玉，偏偏遇上了浪荡玩世的名张达民。

乃至虽为娼妓其身却犹如圣女君子其行的杜十娘，自以为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，却偏偏找到的，是那个“三千两白银”就可以出卖爱人，出卖海誓山盟的李甲。

蛟龙常被蛆蝇缠，君子难逃小人算！何以如此？君子高洁，君子坦荡，君子善良；小人其心百窍，其口如蜜，其腹如剑。张汝舟、张达民、李甲之徒，皆此类也。小人惯以“爱你、重你、帮助你”为伎俩，实则以“谋你、愚你、算计你”为目标。那么，君子若是不幸“落入”泥淖、阳陷浅滩”而遭遇小人，只能是被蒙蔽、被利用、被榨取，以至无法自拔的“完败”，就像一只温柔的羔羊被牢牢按在诡计多端的饿狼的爪下。至于《聊斋》里的那条龙，“忽大雨，乃露雳空而去”的奇迹，我以为那多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和想象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：蜨集鳞甲，吸其血肉，贪得无厌，蛟龙不死，蜨集不止。

蛟龙常被蛆蝇缠，最好的办法是不落困境，因而不必与蛆蝇不幸相遇。可是，世事难测，命运难料，谁能保证一辈子从无霉运从不遇小人？因此，最现实的办法不是与小人彻底绝缘，不是像妙玉那样去掉刘姥姥喝过的茶杯，而是像苏东坡一样，走到哪里就融入哪里，内心丝毫不改高洁，外貌却浑然与小人无异，如此与小人一般而非泾渭分明而非木秀于林，自然远离小人的眼红嘴馋心火烧了。君不见，妙玉以“洁癖”为高，可最终落得“欲洁何曾洁”的悲惨命运。而苏轼，被贬黄州惠州儋州，却无往而不自得其乐，自存其志终于成其巍峨高大。

蛟龙常被蛆蝇缠，不妨收其头角，束其鳞甲，平庸其外貌，深藏其高洁，泯然如同众人。